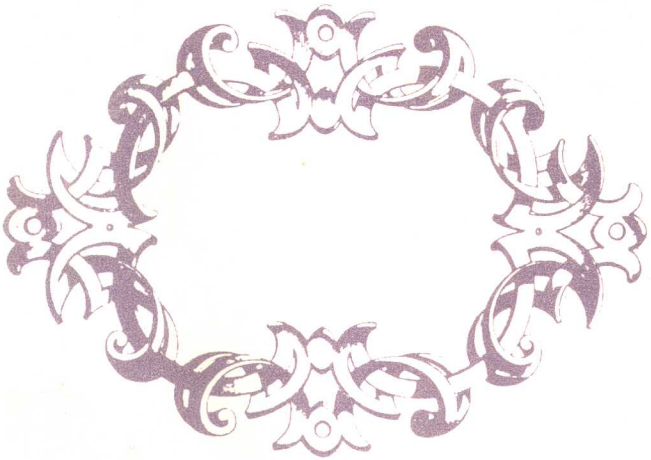
左拉 毕修勺

中文首版作品 译

Emile Zola

Bi Xiushao



巴斯加医生

山东文艺出版社

左拉中文首版作品
毕修勺译

Emile Zola
Bi Xiushao

巴斯加医生

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版前言

爱弥尔·左拉(1840—1902)是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巨匠。他怀着人类的良知投身社会,是法国历史上从伏尔泰到雨果"作家兼斗士"的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他倡"实证小说",以其浪漫主义的创作气质,贯以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精神,早期作品轻巧灵动,盛年则又与自然主义方法所决定的细密严实形成独特的结合,象征性意象加之自己擅长的似不经意的客观描写,以及现代派"生活流"的情节淡化、叙述散文化的特色,给传统的现实主义注入勃勃朝气,因此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大师。他一生著作等身,喻"百眼百手","一百只眼睛是为了能看到一切,一百只手是为了握住笔杆,记下一百只眼的见闻"。他笔下的上千个人物,无不触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晚年的《三城市》、《四福音书》,其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更高。

毕修勺先生(1902—1992)出生之年,恰是左拉离开人世的那一年。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但就其影响的弘扩,左拉倒有点儿"归去来"的意味。仿佛这颗西方陨落的文学巨星,灵气不甘泯散,要到另一个半球一践未竟之业。他没有失望,寻觅到死与生的同年,而这个"同年"真正是第一个把他的作品介绍到人口最多的东方泱泱大国,而且作为彼此间共同拥有的事业,终生不悔。若朱生豪之译莎士比亚,傅雷之译巴尔扎克,直情径行,乐道忘忧,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留下夺目光彩。

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毕修勺刚刚十八岁。他一边在雷诺汽车厂做工,一边就读于巴黎高等社会学院。是一本亚勒克西的

《左拉传》和左拉的《土地》使他和左拉结下不解之缘。他为这位伟大艺术家的雄伟气势所震撼，所折服，短短几年便搜集通读了几乎是左拉的全部著作，并暗暗立下了誓言：一定要把左拉的全部作品翻译成中文，献给祖国人民。1928年，他因公被派遣到蒙特里大学，再度来到法国。其间，他翻译了著名史地丛书《人与地》二十八卷，凡二百多万字，凭吊了左拉故居，访问了左拉时常光顾的小酒店……以左拉那样的求实精神把握左拉当时所处的氛围，体察左拉使用俚语、土语的语言环境，为他在继自己问世的《左拉短篇小说集》之后，面对左拉众多作品的继续翻译，扎下了坚实的根基，使之更臻准确、老辣和圆熟。毕修勺没有愧对左拉，尽管他年复一年全身心地投入，换回的独是清贫。他的盛年时代，曾为左拉辞却了"上海市市长顾问"的高位，后来又婉拒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同赴台湾的恳邀，制定了在新中国这片热土上"日译三千字，十五年译完左拉全部作品"的宏大计划。可是政治上的莫须有褫夺了他二十五年的大好时光。这漫长的遗憾，好在终于完结。他的《萌芽》、《崩溃》、《劳动》等等，大部分是抗战前后问世，世称"毕译左拉"，已经誉满中外。当他的有生之年所苦无多的时候，仍以左拉的"我只有一种信仰，一种力量，这就是工作"作为座右铭，只讲耕耘，不问收获，以其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独立人格受到社会的尊敬。可惜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他所完成的译著积年尘封，直至故去。这是左拉和毕修勺身后不忍看到的。左拉这位被称为"人类的良心"、"以卷帙浩繁的作品和伟大的行动给他的祖国和世界增添了荣誉"的文化巨人，在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代中国，理应被广大的读者所结识。这是一项有苦难言的艰辛工程，然而，工程的实施毕竟已经开始。

出版者

1993.7.16

内容提要

巴斯加医生是个品德高尚、一生致力于遗传学和对卢贡家族遗传研究的好医生。在生活中有两个女人深爱着他，并都为他付出了一生的幸福。晚年时，他与侄女、25岁的妙龄女郎之间发生爆发了一场爱情，直爱得如醉如痴，以致他最终为之献出了生命。而另一个追随他几十年的女人，始终未得到他的真爱，他的死，更使她那虚无的幸福感消失殆尽，从此她参与了破坏他毕生研究成果的罪恶活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

在七月酷热下午的暑气中，仔细关好百叶窗的大房间里弥漫着深的静寂。从三扇窗户的旧木料裂缝里，透进细箭般的光线，阴影中间一道很柔和的亮光，浸浴着房间里的物品。由于外面太阳简直像在燃烧房子，人们感到难忍的炎热，不过这里还觉得比较凉爽。

面对窗户，巴斯加医师站在大橱前面，寻找他要取出的一页笔记。这橡木雕刻的巨大橱子，装着坚固而漂亮的铁配件，是前一世纪的制品，它的门开着，显出它内部木板上，混杂堆叠着整大堆奇特的纸张、卷宗和手稿。三十多年以来，医师就把他所写的一切篇页，从简短的笔记到他研究遗传巨大工作的全部文件，都放在那里。所以要寻找它们常常是不容易的。他满怀耐心在搜索，待他终于找到了，他不禁微微一笑。

他还一会儿留在大橱附近，在中央窗户透进的金色亮光里，阅读一页笔记。他的雪白胡子和头发，显现在这黎明色亮光里，虽然年纪已将近六十，身体还很健壮，面容那样新鲜，脸部轮廓又那样清秀，闪亮的眼睛，看来还很有精神，他全身还紧紧穿着他的栗色短上衣，人们简直会把他看作一个鬈发敷粉的年轻人。

“喏！克洛蒂特，”他终于说道，“你去重抄这页笔记，赖蒙将永远看不清我的鬼样草字。”

他走来将手里的纸张放在年轻女郎旁边，后者站在右边窗洞附近一张高的斜面阅书台前面工作。

“好，老师！”她答道。

她甚至没有转过身来，她此刻用彩色粉笔，一大笔又一大笔全神在作彩粉画。在她附近的一个花盆里开着一朵紫得出奇的散有黄条纹的蜀葵花。但是人们清楚地看见她的小圆头上，剪得很短的金黄发侧面，这是优美而严肃的侧面，直的前额，只有显示注意时揉皱，眼睛天蓝色，鼻子细致，下颌坚实。她俯下的后颈尤其显出可爱青春的面貌，在金色的蓬松鬈发下，像奶样白嫩。在她的黑色的工作罩衫里，她是很高的，身材瘦长，喉部细致，躯干柔软，简直像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女神形象。尽管她已二十五岁，她还显得是孩子气的，似乎只有十八岁样子。

“另外，你要给大橱里整理一下，”医师再说。“里面简直乱得再也找不到什么了。”

“好，老师！”她再答道，仍然不抬起头来。“停一会儿去整理。”

巴斯加再走回来，坐在房间另一端，左边窗前他自己的办公桌前面。这是张简单的黑木桌子，上面也堆满纸张和种种小册子。彼此不再说话，静寂恢复了，这是外面酷烈暑气下，半明半暗的大静寂。广大的房间，长约十公尺，宽六公尺左右，除了大橱和两排塞满书籍的书架之外，没有别的像样家具。许多古老的椅子和沙发，散乱地放着；为了整体装饰，帝国型客厅的糊了蔷薇花饰旧壁纸的墙壁上，挂着看得不大清楚的、色调奇特的、各类花卉的彩粉画。三道双扉门的细木门板，朝楼梯口一道，房间两端医师卧室与年轻女郎卧室各一道，这些细木门板以及已被熏黑的天花板突出细木料的装饰，都是路易十五时代风格的。

一小时过去了，没有一点声响和一点气息。接着，待巴斯加为了对他的工作分心一下，拆开被忘记在桌上的一份报纸《时报》的封条，他发出一声轻的惊呼：

“怎么！你的父亲被任命为《时代报》社长，这是一份共和党报纸，发表都伊勒里宫文件，曾取得很大成功！”

这消息对他是出于意料的，他因而发出同时满意和意味深长的笑声；随后，用半低的声音，他继续说：

“说句实在话！人们创造了很多日益显得不大漂亮的事物……人总是奇特的……那上头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克洛蒂特没有回答，好像在她伯父所说事物的数百公里以外。他不再谈话，读了那篇文章以后，他拿起剪刀，剪它下来，贴在一张纸上，用他粗大的不整齐笔划加上附记。于是他再向大橱走去，将这新的文件放进去。但是他必须搬来一把椅子，上层的木板竟那样高，尽管他有他的高大身躯，还是不能达到放上去的目的。

在这高的木板上，整批巨大的卷宗经过有方法的分类，按好的顺序排列着。这是各种各样资料，手抄的纸张，写在印花公文纸上的文件，剪下的报刊文章，集合在许多硬的蓝纸夹中，每件外面都用大字写着名称。人们感到这些资料都被用心保存着，不断再被取出，又仔细再放回原有位置上；因为整个大橱，只有这角落放得整整齐齐。

当巴斯加站在椅子上，找到了他寻找的卷宗，一个塞得满满的卷宗夹，上头写着“萨格尔”名字，他再在那里添上一篇新的材料，然后再拿文件放到按字母排列的次序上。他忘记了自己还站在椅子上，又细心整好一堆倒下的文件。他终于从椅子上跳下来，说：

“你听见吗？克洛蒂特，你整理时，不要动到那上头的卷宗。”

“好，老师！”她第三次温顺地答道。

他露出自然愉悦的态度，再笑起来，说：

“这是禁止的！”

“我知道，老师！”

他用力转一下钥匙再关掉大橱，并拿钥匙抛入他工作台的一个抽屉深处。年轻女郎对于她要设法稍稍整理一下他的手抄稿件

之事，已相当熟悉，他也情愿使用她作为秘书，当一个同行或朋友，例如赖蒙，向他要求一份资料的报告时，他总命她再誊抄他的手稿。她虽不是一个博学女人，他让她自由看书，他只不过禁止她阅读他判断她毋须认识的东西。

然而他觉得她那样沉入深深的注意里，不免有点惊奇。

“那末，究竟有什么事使得你不再开口？这些花的描绘竟这样激起你的热情吗？”

那又是他常常委托她做的工作，如素描、水彩画和彩粉画等，放在他的著作中作为插图。如此，五年以来，他对于蜀葵花的收集，由人工受精得到的一批色彩变异，很认真的试验。她对这一类描绘，带来素描的细致，和奇异色调的正确；他对于如此真实的表达有了那么大的欣赏，他总告诉她说，“她竟有这样好的明晰的和坚实的小圆头！”

但是这次他走近，从她的肩膀之上注视，他发出诙谐的愤怒叫声：“啊！你在干无聊的玩意儿！看，你动身向‘未知’的境域前进了……你立刻给我好好撕掉这个吧！”

她再站起来，两颊血红，眼睛因自己作品的激情而闪光，她的纤细手指则沾染着她压碎的红色和蓝色彩粉。

“哦！老师！”

在如此温存、含有如此柔媚的这“老师”二字中，在抛弃她认为愚蠢的、较为亲密的“伯父”和“教父”而改为这“老师”的称呼中，第一次掠过反抗的火焰，掠过生物开始独立和肯定自己存在的要求的愿望。

将近两小时以来，她推开蜀葵花的正确和谨慎描绘，她在另一页纸上画上整串想像的花朵，奇特和壮丽的梦想花朵。就是这样，有时在她心里发生突然的跳跃，在最正确的复制描绘中间脱出常轨，需要走入疯狂的胡思乱想。她立刻满足了自己的要求，总时常带着狂热和她永远不再重复的幻想，落入这奇特的开花，创

造花心血红和流着黄泪的玫瑰，像水晶瓮样的百合，甚至形式不被认识的花朵，扩大星样的花蕊，辐射线，让花冠像云雾似的飘浮着。那天，用黑铅笔着手画下花朵的纸张上，是如雨的苍白星辰，是整片无限温柔的花瓣漫流；在一个角落上则为无名称的花朵怒放，一朵贞洁叶瓣的蓓蕾，微微张开。

“又一幅你将给我钉在那上头！”医师指点已经排列着许多奇特彩粉画的墙壁时再说。“但是这可能代表什么？我要问你一下。”

她很严肃地呆着，为了更好看看自己的作品，她后退一步。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很好看。”

这时候，玛玎娜进来了，她是唯一的女仆，她服侍医师将近三十年，她已成为家里的真正主妇。虽然她的年纪已超过六十，还保持着年轻的姿态。她很好动而不大多话，她穿永恒的黑罩衫，戴白的女帽，这使得她很像一个修女。她的面孔灰白而很有精神，她的细灰色眼睛在那上头好像暗淡无光。

她不说话，她走来坐在一张沙发前面的地上，沙发旧套的一个裂缝让里面的马鬃挤出；从衣袋里抽出一枚针和一绞毛线，她着手去修补裂缝。三天以来，她等着有一小时可以让她做她脑中萦绕着的这修补工作。

“趁您在这里的时候，玛玎娜，”巴斯加开玩笑说，同时用两手捧起克洛蒂特的反抗圆头，“您也修补这有漏洞的小圆头吧。”

玛玎娜抬起她的苍白眼睛，露出她平素的敬重态度，注视她的主人。

“为什么先生要对我这样说？”

“因为，我的好姑娘①，我很相信这是您将另一世界的观念，您的整个崇拜，塞入这好的、明晰的和结实的小圆头里。”

---

① 从前法国的主人，为了表示亲热，总喊未婚的女仆为“姑娘”，即使她的年纪已超过六十岁，也一样——译者。

两个女人变换了彼此心中明白的一瞥目光。

“哦！先生，宗教从来没有给人带来坏处……当人们没有相同的思想时，顶好不要谈到它们，这是毫无可疑的。”

有了局促不安的沉默。这是唯一的分歧，有时在这如此紧密团结，过着如此亲切生活的三个生物中间，引起不和睦。从前，玛玎娜只有二十九岁，比医师大一岁，当医师从前在普拉桑新城的一幢明亮小房子里开始行医时，她就进入他家里服务。十三年以后，当萨格尔，巴斯加的一个弟弟死了老婆，打算再结婚，从巴黎给他送来他的女儿——七岁的克洛蒂特时，这是玛玎娜负责养育的女孩子，领她到教堂去，将她自己体内时常燃烧着的虔诚信徒之火，稍稍传给这天真的女孩子；而精神宽大的医师，则让她们投入信仰的快乐中，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干涉任何人享受信仰幸福的权利。随后，他只以监督少女的教育为满足，总拿一切事物上的正确和健康观念灌输给她。从将近十八年以来，他们三个就这样生活着，退隐在“苏勒耶特”，座落在本城郊区的一个产业里，这产业距圣萨都宁大教堂只差一刻钟路程；这是顺利挨过的幸福生活，彼此忙于自己的工作，然而也稍稍有一种与日俱增的不舒服，他们的信仰逐渐被变得粗暴的冲突所侵扰。

巴斯加漫步一会儿，心里很忧郁。接着，以一个人不咀嚼模糊字句的态度说：

“你看，亲爱的孩子，这整个神秘的幻想损害了你的漂亮头脑……你的好上帝不需要你，我应该将你为我一个人保留着，这给你只有带来更多好处。”

但是克洛蒂特，全身颤动，她的明亮目光大胆地盯视着他的眼睛，对他作坚定的反抗。

“这是你，老师，如果你不闭下你的肉眼，这将给你带来更多好处……世上确实有一种东西，为什么你不愿意看呢？”

玛玎娜走来用她的言语帮助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这是很确实的，先生，正像我到处说的，您，您是一位圣人，您应该陪伴我们到教堂去……上帝肯定会拯救您。但是一想到您不能笔直走向天国去，我全身都会难过得发抖。”

他停住，他有表示反抗的两个女人在他面前，她们平常当他的面是那么柔顺，由于他的愉悦和善良，显出被征服女人的亲切温情，现在竟如此违逆他的意思，他觉得很不舒服。他正想开口，用粗暴话语回答时，争论的无益显现在他的脑里。他只说：

“喏！滚你们的吧！让我安静些！我顶好还是去工作……你们尤其不要来打扰我！”

迈开轻捷的脚步，他向他的卧室走去，那里安顿着一种实验室，他就幽闭在那里。不准进入那里的禁令是严格的。他就在那里从事他不对任何人说起的特别准备着的工作。差不多立刻听见里面发出臼槌敲击石臼的声响。

“喏！”克洛蒂特微笑说，“听，正如祖母所说的，他又在作魔鬼的烹调了。”

她再认真地开始画蜀葵花的茎梗。她以数学的准确性描绘她的图画，她画下散有黄条纹的紫色花瓣的正确色调，连最微妙的浓淡颜色也不忽略过去。

“啊！”一霎时以后，重新坐到地上修补沙发的玛玎娜喃喃说，“这样一个圣人，任意丧失自己的灵魂，这多么不幸！……因为，这没有什么可说的，看，我认识他已三十年了，他从来没有做过一点使人难堪的事。一个真正的黄金之心，为了别人，他情愿挖出自己口里的面包片……这一切都很可爱，他经常健康，经常愉悦，他所享受的，是一个真正的祝福！他不愿意和上帝和平相处，简直是加在自己身上的一种杀害。不是吗？我的小姐，必须强迫他尊敬上帝！”

克洛蒂特听她一次说了那么长久的话，不免很吃惊，也露出严肃的态度回答她。

“当然，玛玎娜，这是发过誓的，我们将强迫他敬畏上帝！”

沉默再开始时，她们听见装在下面进口门上的铃响了几声。把铃装在地面层，为的让只住了三个人的这太广大的房子里可以听见。女仆好像觉得惊奇，口里咕哝着模糊的话：“这样热的天气，谁会到这里来？”她站起来，开了门，俯在楼梯栏干上，然后再回来时说道：

“这是法莉西妲老太太。”

年老的卢贡太太活泼地走进来。尽管她已有八十岁高龄，她还带着年轻女郎般的轻快脚步登上楼梯；她还像从前一样始终是身材瘦削、声音尖锐的褐色“知了”。现在她还很优雅，穿着黑色绸衫，由于她的身躯细瘦，从背后，人们会把她看作受激情冲动正去赴幽会的某一女恋人或女野心家。对面看，她的一对眼睛在干瘦的面孔上，还保持着它们的光焰，如果她很愿意的话，她有时还显露漂亮的微笑。

“怎么，是你，祖母！”克洛蒂特喊着说，同时走去迎接她。“但是这样热的天气，一个人简直会烤炙干了！”

法莉西妲亲吻孙女的前额，并笑起来。

“哦！太阳，它是我的朋友！”

接着，她很快跑去扭转一道百叶窗的插销。

“那末，你们要稍稍打开一下！生活在这样黑暗里，实在太忧闷了……在我家里，我总让阳光射进来。”

从半开的窗户中间，一线热烈的亮光，一道火焰般的跳动浪潮，透射进来。在大火燃烧似的淡紫蓝的天体下，瞥见被烤炙的广大乡野，像沉睡和毁灭在这烈焰笼罩里；右边，在无数玫瑰色的屋顶之上矗立着圣都尔宁教堂的钟楼，一个金色的高塔，好像镶着淡白的骨头尖锋，显露在耀眼的光明里。

“是的，”法莉西妲继续说，我停一会儿，无疑的将去都勒特，我要知道查理是否在你们这里，我想领他同我一起到那边去……

他不在这里，我看见这个。这只好等另一天了。”

虽然她拿这理由作为她的访问借口，而她的探索眼睛，却向房间转了一周。此外，她并不坚持说下去，听见隔壁房间里臼槌不断敲击的有节奏声音，她马上谈到她的儿子巴斯加。

“啊！他还在做他的魔鬼烹调！……不要打扰他，我没有什么要对他说的。”

玛玎娜再开始修补她的沙发，只摇一摇头，为的表示她没有心思去打扰她的主人；有了新的沉默，克洛蒂特用一块布揩试她沾有彩色粉的手指，法莉西妲则露出调查的样子，再作小步的行走。

两年前，年老的卢贡太太已成为寡妇。她的丈夫变得那样肥胖，简直不再会移动，一八七〇年九月三日他在色当灾祸① 的那天夜里，由于郁闷的不消化侵袭，喘不过气来死了。他夸耀自己为其创立者之一的那个制度崩溃，似乎像霹雳样的轰倒了他。所以法莉西妲装起不再关心政治，此后跟退出宝座的王后一样过着生活。任何人都并非不知道一八五一年卢贡夫妇将普拉桑从无政府状态里救出来，使十二月二日的政变在这里取得胜利。数年以后，他们在正统派和共和党候选人身上又重新征服了它，拿它献给一个波拿巴派的议长。直到普法战争，帝国在这里始终是最有势力的，而且那么被欢呼在全民投票中，竟得到了压倒多数。但是从色当的灾祸以后，城市成为共和党人的，圣马可区重新落入保王党人暗地里的阴谋中，老区与新城选一个自由主义的代表到国会里，后者模糊地染有奥尔良派的色彩，如果共和国胜利的话，已准备好站到共和国一边。这就是为什么法莉西妲，以很聪明的女人身份，对政治漠不关心，同意自己今后 只是被推翻的制度的一个退出宝座的王后。

---

① 指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拿破仑第三战败投降的事件。——译者。

但是那里还留有围绕着整个悲哀诗意的崇高地位。十八年之内，她统治着。她的两个客厅：——曾使政变成熟的黄色客厅和后来作为中立地点完成普拉桑征服的绿色客厅——的传说，因过去时代的退后和回忆，添上美丽的外衣。其实，她还是很富有的。随后，人们觉得她在没落中没有惋惜和抱怨，表现得很合适，现在她已八十岁高龄，还带着她过去的一连串强烈嗜欲，可憎恶的阴险手法和过度满足，到处走动，她反成为尊严的人物。现在她的唯一快乐是安安静静享受她的大财富和她的过去王权，她只剩下一个激情，就是保护她的历史，尽力设法避开能在年代连续中损害她家族名誉的一切。她的倨傲是靠居民们还谈到的双重功绩，存着嫉妒的细心监视着，不让家族里的不利因素存在，决心只保存漂亮的资料，就是她经过城里时大家都像看待一个退位王后般向她致敬的这庄严传说。

她一直走到门边，她谛听臼槌的声响。接着，她带着前额的忧虑表情，再向克洛蒂特身边走来。

“那末，他究竟在创造些什么？我的上帝！你知道他用他的新药品，给他自己带来最大的损害。另一天，有人对我叙述，他还几乎杀死了他的一个病人。”

“哦！祖母！”年轻的女郎喊着说。

但是她的话已说出去了，她不再转口。

“是的，完全是这样！有些好女人还说了更多别的不好听话语……你到郊区深处去询问她们吧。她们说，他在新生婴儿的血液里，捣碎死人骨头。”

这次，当玛玎娜表示抗议时，克洛蒂特，由于自己的温情受了伤损，也听得生气了。

“哦！祖母，不要再说这些丑恶话语吧……老师具有那么伟大的好心，他只想到一切人的幸福！”

法莉西妲看见她们两个都生气，晓得自己说得太粗暴过份些，

立刻再装出讨人欢喜的样子。

“但是我的小猫，并不是我说这些恶劣话语，我只对你重述流传着的愚蠢谣言，为的要你明白巴斯加不留意外面的舆论是错了的……他相信自己找到了一种新药，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我甚至愿意承认，如他自己所希望的，他去治好一切人的疾病。不过为什么他装出这些神秘的样子？为什么不高声说出它们？尤其是为什么他只在老区和乡间的贱民身上试用他的新药，而不向城里像样的人们中间实施他的绝妙的，会增加他声誉和光辉的治疗？……不，你看，我的小猫，你的伯父从来不能做其他人们所做的事情。”

她改用难过的，降低的声调，揭露这心里的秘密创伤：

“上帝谢谢！这并不是我们的家族中缺少有价值的人，我的其他儿子曾给我足够的满意！不是吗？你的大伯父欧仁爬得相当高，做了十二年部长，差不多就是皇帝！你的父亲也搅动了够多的金钱，混入改造巴黎的够重工程！我不缺你的哥哥马克申那样的富有和那样卓越，以及你的两个表兄，奥克塔夫·募勒，新商业的征服者之一、我们亲爱的神父蒂埃，他简直是一个圣徒。那末，好！为什么很可以随着他们全体足迹去的巴斯加固执幽闭在他的洞窟里，过着半疯子的老怪人生活呢？”

还存着反抗心思的年轻女郎，做亲切的柔和手势，要她的祖母闭口。

“不！不！让我说完……我很知道巴斯加并不愚蠢，他曾做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工作，他寄给医药学士院，在学者们中间甚至获得声誉…但是在我为他梦想的事物之旁，这又算得什么呢？是的，从城里的上流和漂亮主顾们身上赚来大的财富，获得荣誉勋章，争取适合于家族的崇高地位……他都没有做到……啊！你看，我的小猫，我就因这个而悲叹：他不是，而且不愿意是家族中一员。凭良心说！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这样询问他：‘那末，你到底

从何处出来？你并不属于我们一家！'我，我为家族牺牲一切，只要家族能永远是伟大的和光荣的，即使要我粉身碎骨，我也愿意！"

她再挺直她的小身材，在充满她生活和旧日享受和倨傲的唯一激情中，她显得很高。但是她再开始漫步时，忽而见到地上一张由医师剪了文章，拿去塞到"萨格尔"卷宗里的《时报》，他不免震惊一下；瞥见开在报纸中间的天窗，无疑的，一定有了什么新闻，因为她一下子停止行走，让自己跌坐在一把椅子上，仿佛她已知道她所听到的消息。

"你的父亲被任命为《时代报》社长，"她突然再说道。

"是的。"克洛蒂特平静地答道。"老师曾告诉我，这登在报纸上。"

法莉西妲露出注意和担忧的态度，凝视她，因为这萨格尔的被任命和归附共和国，是一件巨大的事情。因为萨格尔任总经理的"世界银行"在制度崩溃之前宣告大破产，被判了刑，逃到外国去，待帝国倒坍以后，他才敢回到法国来。新的势力，一个奇特的阴谋一定让他再站住脚跟。他非但得到了宽恕的恩惠，而且正在进行可观的活动，投入大的新闻事业，在一切贿赂中再找到了他的一份。昔时，他和他哥哥欧仁中间的种种冲突以及他屡次连累他哥哥的事件等回忆，已再觉醒了，由于事物的讽刺反复，他现在或者要去保护他的哥哥了，这位从前的帝国部长，此刻只是简单的议员，只得怀着他们母亲要保护家族荣誉的同样固执，去尽他要维护他已被废黜主人的唯一任务。她还柔顺地服从大儿子的命令，后者虽然已被轰倒，在她心目中却仍然是雄鹰；不过，萨格尔，不论他做了什么，由于她心里想成功的无可战胜的需要，还是她心里的宠儿；另外，她也因克洛蒂特的哥哥，马克申而自豪，后者，在战争以后，再安顿在蒲罗涅林荫大道的豪华公馆里，吃掉他女人留给他的财富，现在已变得谨慎，以贤明的手腕处世，他的骨髓里已受到疾病打击，总跟威胁的瘫痪玩弄欺骗和诡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